

李维加 著

时光战士 怕怕龙



血溅棋盘岭



山西经济出版社

I 287.45

12

时光战士 怕怕龙



之血溅棋盘岭

SHIGUANGZHANSHIPAPALONG
ZHI XUEJIANQIPANLING

李维加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宏伟

复审:张慧君

终审:李肖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溅棋盘岭/李维加著.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3.1

(时光战士怕怕龙)

ISBN 7-80636-641-5

I.血... II.李... III.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5826号

时光战士怕怕龙

之

血溅棋盘岭

李维加 著

*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铁三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80千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

ISBN 7-80636-641-5

G·038 定价:12.00元

目 录

第1章	两把刮刀	(1)
第2章	风雪走毛驴	(23)
第3章	老咸菜	(43)
第4章	买枪	(56)
第5章	大出殡	(72)
第6章	生日 party	(82)
第7章	土匪	(100)
第8章	万花楼	(113)
第9章	山雨欲来	(134)
第10章	订婚	(150)
第11章	幼狮的困惑	(164)
第12章	觉悟	(179)
第13章	捉拿麻疯病	(198)
第14章	开枪过年	(211)
第15章	沐猴而冠	(228)
第16章	血变	(250)
第17章	大收盘	(264)



第1章

两把刮刀

第1章
两把刮刀

可怜天下父母心。齐娅的父亲粗暴干涉齐娅与怕怕龙来往，齐娅出走，齐娅的父母快急疯了。多亏怕怕龙在青龙岭找到了齐娅，当他将齐娅送回家的时候，齐娅父母简直把怕怕龙当做恩人。

回家的路上，怕怕龙的内心里充满无边的幸福，以为，宇宙，从此定格，再没有什么变化；世界，从此凝固，再没有什么风景；惟有心中的梦，绵绵延延，为惟一的河流，永永远远，供他畅游其中。

快乐使怕怕龙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一遍又一遍问自己：这如何可能？如何可能？

眼前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没有形体，没有色彩，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甚至，也没有了自己。剩下的是没有差别的均一，像珍珠似的，匀匀齐齐，饱饱满满，充实着这个世界，每一



颗都是快乐。

面对快乐，怕怕龙像是哲学家面对自以为已经追求到手的“绝对真理”，像是庖丁面对被自己分解落地的牛肉，愚公面对被搬走山后留下的空旷，像是秦始皇扫平六国之后面对大一统的国家，巴顿将军面对胜利后的战场，老师面对所有学生都考入大学后留下的空空的教室。不错，在俗人眼里，快乐不过是一只漂亮的罐头，艳丽的色彩使其眼馋，舒服的手感使其手馋，想像中的香气使其鼻馋，美味使其嘴馋，垂涎五尺，恨不能眼、手、鼻、身都如嘴一样都开着口、张着牙，立即打开，饿虎扑食，大解八块，一顿饕餮，将其吃光，而后面对剩下的一堆残骸狼籍于地，怀着一种满足的空虚，踌躇满志地离开作案现场。

而真正的快乐，是一种完全的空灵，晶莹澄澈，无边无际，却又看上去空无一物，就如秋日湖面上的月光，夏天草原绿毯一样无边铺开的草地，早晨花圃里挂着露珠的满园鲜花。真正的快乐是一种神圣，面对它，你只有无所事事，只有沉浸，沉浸……

那感觉真好。那是年轻的含羞草才有的一种感觉。

谁没有年轻过？谁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有，那么你有福了！好好收着，没有其他任何物件或财富能比得上，它将到死都成为你一生中最珍贵、最珍贵的收藏，徐徐不断释放给你亲切的温馨和无比的力量，无论在早晨或夜晚，阳光灿烂还是秋窗风雨的日子，顺境还是逆境，都将是你最忠实的陪伴，永不背叛，直到最后，陪你一同归入黄土，与你的灵魂归入永

恒的宁静！

怕怕龙就是这样。当太阳西沉，星星布满天空，万物归于宁静的时候，只有怕怕龙仍然在快乐着，把床看做仇人，迟迟不愿意上去，直到深夜，倦极了，实在支持不住，才应付差事似地倒在床上昏昏睡去。

这时，奶奶就会悄悄进来，给他揪剥了衣裳，掖好被子，一边嘴里低声念叨：“学校，布置多少作业，旧社会当学徒也没这样的！”

她老人家认识的一人，少年时候曾在店铺里当过小学徒——就是小伙计，以后成天给人讲他的经历：脚不点地，一天忙完以后，还不能睡，要等掌柜喝完茶，抽了大烟，他给掌柜洗过脚，掌柜睡了，他出去关好大门，放开狗，把掌柜的夜壶提进家，这才算一天的功课最后做完，轻轻上炕，蜷缩在掌柜的脚下睡了。当时人把整个这一套总结为两句“口诀”，是：“大门关住狗放开，夜壶捎的提进来。”从此，她留下印象，以为，世上最苦就是当学徒了，一遇到苦役事，就拿它作比。

怕怕龙看着睡着了，其实半睡半醒，奶奶一动，他醒了，连忙问：“奶奶，你说什么？什么学徒？”

“睡吧睡吧，别说话，啊？”奶奶说。

“不嘛，我要听，奶奶你不说我就睡不着，求你了，奶奶。”怕怕龙缠着说。

奶奶没办法，只好把那段故事讲给怕怕龙听。怕怕龙听了，越发来了兴趣，就问：“奶奶，你老家叫什么村子？”

奶奶笑了：“问那个干什么？那都是哪八辈子的事了！”



怕怕龙大睁大眼说：“我要去看看去。”

“你说什么？”奶奶摸摸怕怕龙的额头，“又说梦话了，快睡吧。”

怕怕龙缠着不依。

奶奶说：“叫棋盘岭。”

怕怕龙接着再问：“你小的时候那是多会儿？也就民国十几年吧，对吧？”

奶奶说：“多少年的旧事了，还提它干什么！”说完，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再不说话了。

怕怕龙一个激灵坐起来，忙问：“奶奶你怎么了？”

一句话唤醒了奶奶，奶奶赶忙揉揉眼，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说：“没什么，没什么。你睡吧。”说着慌慌地走了。

怕怕龙定定地望着门，心想，明明，奶奶心里藏有很深很深的“事情”，不愿意讲出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早上，尖厉的闹钟把怕怕龙闹醒，他愣愣怔怔一轱辘坐起来，闭着眼摸上衣服就往身上套，还以为是昨晚他自己脱的呢。穿着穿着，突然，一道闪电从心头划过，顿时将心里照得雪亮，而整个的人也一下子全然醒来，浑身振作，再没有了睡意。

他想起了什么？当然是想起了他的快乐，想起了，一个红彤彤、亮堂堂的“今天”在等着他！

但是，“今天”，还没过完，怕怕龙的快乐被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突发事件打断——事情是这样的：晚上，怕怕龙打开电



脑,本想进“棋盘岭镇”去遛一圈儿,随手先点开一个网页,心想先浏览一下这几天有什么新闻,不料却吃惊地读到如下的消息:

蓝为民涉嫌巨额受贿已被公安机关批捕

蓝为民,不就是在某市当局长的蓝菁的爸爸吗?难道真的是他?上帝呀!但愿不是他,但愿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否则,蓝菁,她该怎么应对呢?岂不是一下掉到阴沟里了吗?

怕怕龙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起来,没吃饭就赶到学校,直到上课,蓝菁的座位仍然空着。怕怕龙的心在往下沉,往下沉,难耐得直想上厕所。勉强上了两节课,撒个谎,跟老师请假“回家”。齐娅问他干什么去,他避开她的眼睛,含糊答应了一声,飞奔出门,飞车赶去蓝菁家。

敲开门,蓝菁豪华的家里,空气跟冻僵了似的,真正,瀚海栏杆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屋里一片凌乱,像是刚遭到搜查,柜子大张着嘴要吃人,沙发上堆着大堆衣物要埋人,本来挂在墙上的油画被摘下来立在墙角,像立在门后反省的小学生。蓝菁的母亲头发凌乱,脸色苍白,全没有了往日官太太的风采,一副过时明星潦倒的样子,目光闪烁,紧避着人。

蓝菁见是怕怕龙,灰灰的脸上泛起一丝亮意,仿佛落满灰尘的镜子被吹了口气,二话不说,扑到怕怕龙肩上呜呜哭起来。蓝菁母亲尊严地予以阻止,蓝菁全不顾,任凭眼泪稀里哗啦地落在怕怕龙衣领上、脖子上,一边哭一边紧抓着怕怕龙的



胳膊，把怕怕龙都掐疼了，而她自己全不觉得。蓝菁母亲背过脸去，嚤嚤啜泣。

怕怕龙是蓝家出事后去的第一个朋友，因而在这两个女人心目中，真是视同亲人一般。自从出事以后，蓝家门庭冷落车马稀，以往踢断门槛的所谓朋友，一夜之间消失得没了踪影。

以前，怕怕龙也去过两次蓝家的，那时的“蓝公馆”，高朋满座，庄严肃穆，让人生畏，连呼吸都得费劲吊着，轻轻地、徐徐地吸气、吐气，生怕控制不好一不小心一口气出猛了，煞风景撞破身遭那种高贵的肃穆。那时的蓝夫人，头高高扬起，一派伯爵夫人的气派，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微笑，都像是布店里给顾客量布一样有尺有寸，中药店给人抓药一样有斤有两，修养真是好极了。

怕怕龙看着蓝菁，心里有一种撕裂的痛，恨不能有一种神仙的魔术，来一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将蓝菁连根从她的家庭拔起，移植到另一个正常的人家。可是，办不到，他能办的也只有说几句有温度的话给些安慰——这在那些有头脸有体面的强人们看来实际只是一些最扯淡的谈话，毫无用处；但对眼前这对几乎处于人生绝境的母女来说，对她们肿胀得马上就要溃血的心灵来说，虽不是有效的药物，却也是一剂清凉油，十足难得，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

怕怕龙还记得，以往，怕怕龙上门，梁佳立即打发他去到蓝菁的小屋里，并特意吩咐女儿，说话低声点儿，以免他们打



扰了大人们重要的事务——那的确“重要”！

这一次，怕怕龙一下地位上升，成了蓝家的贵客，成了一位“人物”。梁佳对待怕怕龙的态度，几乎带有对待“娘家人”似的那样的意味。

蓝菁趴在怕怕龙肩上哭够了，眼红得像六月的鸡冠花，不好意思，又挤出一个难看的笑。梁佳让怕怕龙坐下，问长问短，学校里如何，老师如何，学习如何，一副沧桑老人的口吻。郑重告诉怕怕龙，以后要多来，帮助帮助她女儿的学习。这样说了会儿话，得体地站起来，说：“你们说你们的吧，我忙我的去了。”优雅一笑，进了自己屋里，关上门，而将三十平米的大客厅让给他们两个孩子。

多高级的客厅对于少年人来说都不具有吸引力，那是大人们的阵地。在这样的环境里，怕怕龙与蓝菁无话可说，扯淡了几句，怕怕龙说：“我们出去吧？我带你到一个好玩儿的地方。”蓝菁欣然答应。

一到了大街上，怕怕龙如鱼回到水中，狼回到山中，又复活了。蓝菁则刚好相反，一向快乐无忧的她，像经过一场山洪之后被五尺厚的淤泥埋到脖子上的小树，可怜地深陷在耻辱的淤泥里，拔不出来，眼里一片混浊。

“你爸对你好吗？”怕怕犹豫了好一阵，终于还是提到了这个话题。他是这么想的：这件事当然是蓝菁心灵上的一个致命的伤口，甚至现在就仍在淌着血，但是，为了使其尽快走出耻辱，弥合伤疤，回到正常的心态，索性还不如干脆就扯开它。这





正如人死后要举行遗体告别一样，其实，只不过是让人扎扎实实看明白，这个人是已经死了，化为了异类，而一把扯断与他的那种活人与活人之间的关系，再不把他当成一个活人那样去挂记；否则，囫圇个装进棺材，囫圇个稀里糊涂埋掉，就会像失踪了的人一样，人其实早就死得连骨头也找不着了，但在活的人心里，他却仿佛仍然健在，长期揪着人的心上吊，实在是苦。再者，话说三遍淡如水，不论多重大的事，说得多了，也就冲淡了，成了平常事，野草之所以平常，就是因为到处都是，人人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不然，若是捂住盖住，不让人瞧见，它就会像清宫里放在“正大光明匾”后面的那份《皇帝遗诏》一样神秘可怖。

如预料的一样，听了怕怕龙这样问话，蓝菁下意识地抖了一下，半天没有回话。

怕怕龙停住脚步，回脸望着蓝菁：“你怎么不说话？”

蓝菁像被逼到墙角的小母鸡，躲无可躲，满脸通红，说：“不要提这个话题，不要，行吗？”

怕怕龙盯着蓝菁不放，坚决地说：“你是在逃避，对吗？”

蓝菁盯着怕怕龙，脸看着看着黑暗下来，生硬地反问：“若是你，你会怎样？”她以为，一向嘻嘻哈哈的怕怕龙又是在跟她开玩笑，在拿她作为话题说事儿开心。

怕怕龙脸上没有笑意，说：“要是我，我就倒两杯酒，一饮而尽，一杯用来悼念，悼念已经死去的旧生活，将其统统埋葬；一杯用来庆祝，举起双臂迎接虽然严峻、但毕竟是一个新的起点的新生活。就是这样！”



蓝菁没想到怕怕龙会说出这么一套，而且说得那么是坚决，一方面，还不能接受怕怕龙的说法，同时却为他的气概所镇慑，于是说：“你就会说大话！大话谁不能说？轮到自己头上，成了鸭子的嘴——扁了。”

怕怕龙说：“我只担心，有好多的人，是连大话也说不了呢！你既然认为大话好说，那么就请给我说说，说——”怕怕龙想了想，“你就说这一句：‘我什么也不怕！魔也不怕！鬼也不怕！狼也不怕！狗也不怕！九阴白骨爪也不怕！八角乌头章也不怕！’你说。”

蓝菁听了，起初只觉得有些好玩儿，望着怕怕龙。怕怕龙对望着蓝菁，目光固执得像长了牙，咬住不放。

蓝菁躲不过，吸了口气，正要笑，把吸进肚的气吐出来，说：“非要说吗？”

“非要说！”

蓝菁四下看看，见大街上许多人，川流而过，张张嘴，又泄气了，说：“人家以为我是神经病，我不说。”

怕怕龙笑眯眯地看着蓝菁讥讽道：“这下你不嘴硬了吧？可见，说大话也是不容易的，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你也一样。”

怕怕龙话音未落，只听蓝菁海豚跳波似的，突然一嗓子冒向空中，尖声喊道：“我什么也不怕！神也不怕！鬼也不怕！人也不怕！猪也不怕！臭虫也不怕！跳蚤也不怕！乌龟王八大盖鳖也不怕！”

喊完笑了，转头问怕怕龙：“是这些不怕吧？”

怕怕龙笑得都站不住了，揉来揉去，上气不接下气，说：





“是的，没错，就是这些不怕！”

他们倒是不怕了，却把街上的行人吓了一跳，纷纷吃惊地望着他们。有一对正走过来的女孩赶紧绕到一边去，逃似地走过他们俩，就仿佛这两个人身上绑着炸药或藏着暗器似的。

怕怕龙一把抓住脸红气粗的蓝菁，尴尬地笑着说：“你行啊！你真行啊！”他心里想，就是他自己，也未必真的就能当众这样喊出来。一下兴致大起，心胀得成了一只热气球，直往空中飘，缆绳也拽不住，抓住蓝菁的手说：“你真了不起！走，我请你，搓一顿！”

蓝菁更是兴奋，瞬时，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扶着怕怕龙的胳膊，一蹦一跳，朝前荡漾而去。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老头，一下拦在二人的面前，两眼盯着蓝菁，问：“姑娘，你没事吧？”

蓝菁不好意思地说：“没事，没事。”就要走。

那人挡住道，看一眼怕怕龙，问：“是不是他对你怎么样了？你不要怕，说出来，有我呢！”

蓝菁吃惊地说：“你说什么啊？他是我的朋友。”

那人死缠住又说：“是不是他威胁你了，你当着他的面不敢说？那好吧，咱们到一边说去。”说着一把把怕怕龙拨拉开，捉住蓝菁的胳膊扯着就走。

蓝菁与怕怕龙同时反应，蓝菁一甩胳膊甩开那人的手，尖声叫道：“你干什么！”跳开了去。怕怕龙一伸胳膊把那人拨拉到一边，挡在蓝菁前面，两眼盯着对方不客气说：“你是什么



人？你要干什么？”

那人呲牙一笑，面露凶相，虎视眈眈迎着怕怕龙的目光，反问：“你是什么人？有证件吗？”

蓝菁一看形势紧张，两个男人要打架，扯上怕怕龙就走：“走走，别理他，咱们走。”

“不能走！”那人一声喝，再次挡住去路，嘻嘻一笑说，“小年纪，胳膊上就挎着蜜！不行，你得跟我走一趟，到派出所去！”说着就去扯怕怕龙的袖子。

蓝菁一把把那人推开，跳在两人中间，气呼呼说：“你胡说什么！我们是同学，什么蜜！”

“说得好听！明明三陪，却装出一副清纯女生的样子，告诉你，我见得多了，别想哄我！”接着转向怕怕龙，“规矩：见面分一半。让大爷我也玩儿一把，咱们以后是朋友；不然，今天你别想走！”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怕怕龙肚子里嘭的一声一个凝固汽油弹爆炸，一股气浪一下冲到顶门，一胳膊把蓝菁圈到旁边，上前一步，沉声嗓子说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哈！真是一个不知死的！不过我还是先告诉你我是谁，免得‘江湖上’人们议论我，说我以大欺小。我就是‘两把刮刀’刘爷，识相的，你马上滚，把那女的给我留下；不然，今天咱们的两条命就只能留一条了，不是你的，就是我的！你听清楚了吗？”

噢，就是他呀！怕怕龙早就听说过“两把刮刀”的浑名，他本名叫刘八哥，年龄老大不小了，却只是巷子里的一名小混